

轉瞬而斑斕

北投國中 陳禕涵

季秋，烏雲掩藏住暖陽，寧靜中還殘留著餘溫的校園，我踏著沉重的腳步走上樓，佇立於二樓禮堂外窗邊，看著遠處的樹林，不同於畢業時那樣綠意盎然，櫻花樹的葉片逐漸轉為紅、黃色，輕風拂掠，枝桠上的葉子沒有掙扎隨即落下，如同感應到了將要來臨的寒冬。俯首望向黯淡無光的操場，那曾是我們一齊喝采勝利的殿堂，也是我獨自深陷悲慟的泥沼，紅藍交織的跑道在烏雲蔽天下，不再絢麗，不再擁有年少的熱情。記憶依然沒沾上點點塵埃，陷入深思的我不禁追憶起，過往。

小學曾參加過舞獅社，以往一直擔任鉦手的我，在某次賽前因鑼手的退出，臨時被教練安排為替代，始初胸有成竹的答應了，然而，鑼並非我所認為的簡單，尤其「三拜」，練習時，我始終無法完美演繹，但教練仍不厭其煩地提醒：「握住的鑼和拿繩子時聲音有所差別，三拜時抓掛繩會比較好聽。」為了這盛大的比賽，我們皆付出許多時間、心血，即使是休息時間或假日，都會自發的相約練習。

風不斷吹著白雲，彷彿催促光陰般，倏忽間，已到了競賽的日子。「咚！咚！鏘——」猶如戰士出征前的擊鼓鳴金，踏著平時早已訓練有素的步伐，即將展開屬於我們的比賽。沉穩而有序的鼓聲，將每個步伐、走位連結成一次次刻苦練習的回憶，不論是鼓手訓練時常出錯的三拋，或考驗獅頭臂力的高獅，抑或教練最擔憂的睡獅……等動作，我們皆分毫無差的完成。汗水不斷滑落雙頰，縱使早已疲憊，隊友們仍嫻熟地撐住手臂晃著獅頭，跟隨鼓聲舞出令觀眾欽佩的流線，循著程序，接下來便是我最頭疼、鼓點極為細碎的「三拜」了。口中喃喃覆誦著教練賽前的要

求，讓原先抓住掛繩的手順勢鬆開了鑼，加上當時注意力多放在聽鼓點，當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……

「鏗鏘——」

「異軍突起」的聲響大到好似可以喚醒寒冬，空氣和時間隨即凝固，心跳也如鑼聲般失去節拍，全場焦點瞬間從舞獅身上轉移至我，目光宛如一枝枝冷箭深深刺進我胸口，全身蔓延出無以名狀的無力感。一旁夥伴輕拍我微顫的手，才回魂似驚醒，重拾起鑼，比賽繼續進行。舞獅賣力的發揮再次取得眾人關注，鼓手也稱職地將末著動作完整呈現。

「立正，敬禮！」隊長氣力飽滿地喊著，場邊觀眾也不吝報以熱烈掌聲，彷彿適才的「脫稿演出」未曾發生。然而，我卻陷於強烈的失真感中，淚腺倔強地守住最後防線，不願在人前潰堤，下臺後，已準備好承受各樣冷峭的責備，但令人意外的，是那位說不上溫柔的教練，他並無破口大罵，往後上課也沒有提及我的失誤，隊友們不帶任何輕視，一如既往，雖免不了幾句習以為常的調侃，卻能令我稍微放下自責愧疚。

回家後，坐在電腦桌前，看著來自社交軟體的訊息，聽著最熱愛的音樂，卻仍無法提起勁，餘光瞥過茶几上一張泛黃的報紙，標題寫著「超馬好手陳彥博，再次挑戰極限」

台灣知名極限運動家陳彥博，為 2016 年四大極地超馬總冠軍，加拿大 700 公里極地橫越第三名。他曾說：「唯有正視恐懼，才能超越過去的自己。」即使身體因冷熱交替而抽搐，落入冰河差點喪生，但當他面對挑戰，永遠奮不顧身。文中短

短幾行敘述，使我反思許久，雖說努力後不一定能取得佳績，但能在途中不斷進步，哪怕這次是失敗，我們都能告訴自己，下次會更好，因此，並不需因一次犯錯而變得消極、懦弱，不敢嘗試。

烏雲終隨風散去，暖陽乍現，如同次次歷練後的甘美，也撥雲見日，我不再為那一天的失誤而頹喪。葉片依舊隨風飄落，可我發現它微微顫動的叛逆，跑道不再灰暗，色彩繽紛的操場，歷歷在目的不再是我的悵然，是我們一同高喊歡呼的沛然。帶著輕快的步伐下了樓，才發現曾經覺得遼遠的路，不再漫漫。我戴上耳機，聽著平時最熱愛的音樂，驀然醒悟，感受到，這轉瞬的人生，值得我們斑斕的活著。